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一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3 冊

詠物與敘事——漢唐禽鳥賦研究

吳儀鳳 著



詠物與敘事——漢唐禽鳥賦研究／吳儀鳳 著——初版——台北
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序 2+目 2+318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一輯；第 3 冊)

ISBN-13 : 978-986-7128-74-4 (精装)

820.92

96003202



ISBN : 978-986-7128-74-4

作者 吳儀鳳
主編 龔鵬程
出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初 版 2007 年 3 月

定價 第一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請勿翻印

自序

《詠物與敘事——漢唐禽鳥賦研究》是筆者 2000 年 6 月所撰就之博士論文。雖已相隔七年，但在此期間由於博士論文外界不易獲見，因此本人常自費影印提供給賦學研究之相關學者，經年累月下來也所費不貲。現如今得獲出版，使當年殫精竭慮之心血結晶得以面世，實感欣慰。然當年之研究資料不似今日，因此論文於宋代禽鳥賦與元代禽鳥賦目錄中只用了《全宋文》一至五十冊、《全元文》一至十二冊之資料。時至今日，《全宋文》已出至三百六十冊，《全元文》也已出至六十冊，更且《全唐文新編》二十二冊也已標點出版，實不可與當年同日而語。此次重新校對論文，盡力修正其中若干小疵，但在現實上要做較大修改實有其困難之處，是以仍以原博士論文之面目示人。蓋各個不同階段皆有其不同之學術表現。此博士論文雖頗努力撰述，但仍囿於畢業時間之壓力，及筆者個人之才力有限，恐仍有未盡人意之處，尚祈 讀者不吝批評、賜教指正。感謝指導教授 簡宗梧老師在賦學專題上之啓蒙和指導，並不吝提供許多資料（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及賦學碩博士論文）以及籌辦第三屆國際辭賦學研討會，使筆者得以恭逢盛會，親炙來自於世界各地之學者，走入賦學研究之大觀園。簡老師在臺灣賦學界長期耕耘的成果，已是有目共睹之事實，眾所皆知。此外，也感謝 龔鵬程老師主編《古典詩歌研究彙刊》第一輯能不囿於詩歌文類之狹義性而能廣收辭賦研究之作，本人著作有幸入選，在感謝之餘，也更加自我惕勵，蓋「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惟期繼續努力才是！

吳儀鳳謹識 2007 年 3 月



目

錄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賦學研究的回顧	1
第二節 本文研究的對象與方法	11
第二章 詠物與敘事——禽鳥賦的兩大類型	19
第一節 禽鳥賦的分類	19
第二節 詠物體禽鳥賦與敘事體禽鳥賦的差異	24
第三節 詠物體禽鳥賦與敘事體禽鳥賦的本質 區分	28
第四節 詠物賦的內涵	30
第五節 敘事賦的內涵	35
第三章 漢魏禽鳥賦的形成	45
第一節 感物起興式詠物體禽鳥賦的出現	45
第二節 禰衡〈鸚鵡賦〉與漢代詠物體禽鳥賦	51
第三節 建安時期的詠物體禽鳥賦	62
第四節 漢魏敘事體禽鳥賦	73
第四章 兩晉禽鳥賦的發展	95
第一節 兩晉禽鳥賦的特色	95
第二節 純粹體物的詠物體禽鳥賦：潘岳〈射雉賦〉	107

第三節	體物寫志的詠物體禽鳥賦：阮籍〈鳩賦〉	110
第四節	西晉思潮下的詠物體禽鳥賦：張華〈鷦鷯賦〉	114
第五章	南北朝禽鳥賦的演變	133
第一節	元嘉禽鳥賦家	134
第二節	沈約禽鳥賦與永明文學	140
第三節	南朝後期禽鳥賦的宮體傾向及詩化現象	149
第四節	北朝的禽鳥賦	155
第六章	唐代禽鳥賦的繁榮	159
第一節	唐代禽鳥賦的特色	159
第二節	律賦的產生與唐代律體禽鳥賦的形式體製	174
第三節	唐代詠物體禽鳥賦	199
第四節	唐代敘事體禽鳥賦	238
第五節	唐以後禽鳥賦的餘韻	262
第七章	結 論	275
附 錄		281
一、	沈約〈反舌賦〉、〈天淵水鳥賦〉聲調譜	281
二、	四篇〈鴛鴦賦〉聲調譜	283
三、	太平歌詞〈漁翁得利〉	287
四、	唐代律體禽鳥賦篇目一覽表	288
五、	歷代禽鳥賦目錄	290
參考書目		299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賦學研究的回顧

長期以來，賦的研究在文學研究的領域中倍受冷落，難以與詩、詞、曲之研究相提並論。民國以前，類似詩話、詞話的賦話數量不如詩話、詞話多〔註1〕；民國以後，這種情況依然沒有改變，當今學者饒宗頤曾言：「賦學之衰，無如近代。文學史家直以塚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論也。」（何沛雄《賦話六種·序》），臺灣以研究賦學著稱的簡宗梧先生也認為當代賦學研究「無法與詩學、詞學、曲學並駕齊驅」〔註2〕。其實這個現象郭紹虞早在民國初年的時候便已指出，他說：

〔註1〕清代以前沒有專門研究辭賦的專著，有的只是零星而片段的評論，或是專為科舉考試而作的律賦創作指導，可是也多失傳。即使像祝堯《古賦辯體》也仍是一部辭賦總集而非賦話。真正的賦話直到清代才有，而且數量上也遠不能和詩話、詞話相比。（參葉幼明《辭賦通論》，頁205～206）

〔註2〕簡宗梧先生在其〈1991～1995 中外賦學研究述評〉中提到：「（賦學）……仍無法與詩學、詞學、曲學並駕齊驅。外界大多還把賦定位在俳優弄臣的暇豫文學、賣弄才學的文字遊戲、勸百諷一的負面教材，無視於它在文學發展中的主流地位與深遠影響。」，頁787（收入南京大學中文系編《辭賦文學論集》）。這雖然是就1991～1995年間之中外賦學研究概況而言，但也可以用來說明民國以來的賦學研究情形，因為在1991年之前賦學研究一樣冷清。

有些講文學史的人，因為反對舊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之說，而以爲漢賦在文學史上爲最無價值，或且不認之爲文學。（〈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學論叢》，頁 87）

文學史對漢賦評價不高的例子可以劉大杰之《中國文學發展史》爲例，該書第五章言及漢賦的〈緒說〉中對漢賦做了如下的批評，其云：

在漢代賦中，雖有少數好的抒情作品，然大多數重在鋪陳。多以誇張的手法，板滯的形式，描寫宮苑的富麗，都城的繁華，物產的豐饒，神仙、田獵的樂事，以及王公貴人的奢侈生活；它們雖具有文采光華、結構宏偉和語彙豐富的特色，而一般缺點是缺少感情，缺少現實社會生活的反映；喜用艱深的辭句，生僻的文字，按類羅列，有些作品幾乎成爲類書。賦末雖附以規勸諷諭之意，然本末倒置，輕重懸殊，所以作用也就很小。（頁 130）

分析其對漢賦評價不高之理由有二：（一）就藝術形式來說，賦的形式板滯，喜用艱深的辭句、生僻的文字，按類羅列，幾乎成爲類書。

（二）就內容而言，賦缺乏真實情感的抒發，也缺少現實生活的反映。而此乃因爲賦是一種貴遊文學，無關乎社會民生，即便有所諷諭，也僅只是「勸百諷一」。

類似上述對漢賦的批評可說是大多數人對漢賦的認知，也因為有著這樣負面的評價，使得賦的研究也相對地變得冷落。不過從實際的漢賦作品來看是否真是如此呢？這樣的批評顯然是針對司馬相如、揚雄等京都苑獵題材的大賦而發，一般在提及漢賦時往往也將之視爲漢賦的代表。誠然，司馬相如、揚雄的京都苑獵式的大賦是漢賦中的傑作，不過若是將之等同於所有的漢賦或賦，則有失允當。因爲實際上這一類作品只是大量漢賦作品中的一種類型罷了，甚至也只是司馬相如、揚雄賦作中的一部分而已，不但不能概括馬、揚所有的賦作，更不能概括所有的漢賦。例如司馬相如〈長門賦〉寫佳人久等對方不至時，遊走深宮的百無聊賴之情：

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司馬相如集校注》，頁116）

在形式上並無劉氏所言板滯之情形，也無艱深辭句、生僻文字羅列堆砌的情形。再如揚雄〈逐貧賦〉寫自己與貧窮的對話：

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捨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揚雄集校注》，頁146～147）

其中文字也無艱深難解之處，而且生動活潑，將貧窮擬人化爲一可與之對話的對象。像這樣的賦作其實是漢賦當中很值得注意的作品。

一般文學史之所以對漢賦的評價不高，究其原因，郭紹虞認爲是：

由於太偏重於只主抒情的文學之故。假使知道賦的性質重在體物，重在描寫，那就不致認爲賦是一無足取，甚至不算是文學作品了。（〈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學論叢》，頁87）

除郭氏所言：因爲學者重視抒情言志之作，而使得以體物爲主的辭賦遭到輕視這一點外，還有便是人們受到一些習以爲常的看法所局限，這些看法包括：一、如之前所言，人們多以京都苑獵式的大賦作爲漢賦的代表，而忽略了在此之外的賦作。二、由於受了「一代之文學」〔註3〕的觀念影響，使得大家只把關注點放在漢賦，相形之下較少去注意其他朝代的賦。

這樣以部分代表全體的看法當然並不完全符合實際的賦史。雖然賦興盛於漢代，並堪稱漢代文學之代表，但就整個賦的創作發展來

〔註3〕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自序》中說：「凡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所謂「一代之文學」，指的除了是在那個朝代發展最爲蓬勃的文學類型外，更指此一文學類型後世難以與之相抗衡。

看，自魏晉而降，迄宋、元、明、清，其創作傳統始終未曾衰歇或中輟，歷代都有為數可觀的賦作。據葉幼明《辭賦通論》第三章的基本估計，歷代賦篇的數量至少如下表所示：

朝 代	漢魏	兩晉	南北朝	唐	宋	元	明	總數
賦作篇數	430	521	315	1644	568	323	735	4536

從中不難發現：雖然唐代在文學上以詩歌著稱，但唐人的賦作「不僅數量之多超過前此任何一代，即就思想性和藝術性來說，也超過前此任何一代。」（馬積高《賦史》，頁252）唐以後的情況，也毫不遜色。表中所列宋代賦作五百六十八篇是單就《歷代賦彙》中所收計算，實際上《歷代賦彙》未收錄之宋代賦還有許多，葉幼明估計「元明兩代的賦至少也在二千首以上」，「清賦將在七千首以上」〔註4〕。單就其各代賦作數量之多，即可知：作為傳統中國文學中重要文體之一的賦，自漢代直到清代，整個創作傳統始終沒有消亡過。因此，我們不能囿於「漢賦、唐詩、宋詞、元曲」這樣的框架中，而不去正視文學歷史上賦體創作綿延不絕的事實。將賦局限於漢代的看法是不客觀，也不全面的。

以往學者對賦的關注多集中於漢賦，至於近年來的情況如何呢？以下不妨做一番回顧。關於「賦學」〔註5〕的表述形態，據顏崑陽先生的觀察，大致可區分成以下四種：一、賦話，二、作品分類編選，三、作品的箋釋，四、系統性論述。〔註6〕所謂「賦話」是傳統評論詩文常用的方式，今日賦學的表述形態以後三者為主。

〔註4〕詳參葉幼明《辭賦通論》第三章辭賦發展概述，第四節唐宋辭賦及第五節元明清辭賦兩節。

〔註5〕顏崑陽曾對「賦學」做了如下的定義：「所謂『賦學』指的是以『賦』為對象，進行作品的詮釋、評價以及觀念上的論述，因而形成的一種專門學科的知識。」（〈漢代「賦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意義〉，頁107，收入《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

〔註6〕同前註，頁107～108。

「作品分類編選」和「作品的箋釋」，常見的是賦篇譯注、校釋或賞析的著作，如《昭明文選譯注》、《歷代賦辭典》或《中國歷代賦選》，〔註7〕當然專家文集的標點、校注也少不了賦作在其中，如《司馬相如集校注》、《揚雄集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等。不過，在賦篇編選、翻譯、校注、編製辭典和書評之外，令人期待的應該就是「系統性的論述」了。從過去二、三十年來的賦學研究成果來看〔註8〕，除原典校注及工具書之外，賦學研究主要有專書、碩博士論文和單篇論文（含期刊、論文集、會議論文）等三種形式。三類之中，專書的數量有限，據估計大概不及四十本，且多為論文集形式，或以論漢賦為主，或係通史或通論性質者。絕大多數的賦學研究成果是以單篇論文表述的，然而單篇論文因篇幅所限，難以從事範圍較大的系統性論述。因此，碩博士論文遂成為在賦學專題研究上頗值得注意的論著。

從既有的賦學研究成果看來，不論是專書、單篇論文或學位論文，在論題上、研究方向上，多屬於「傳統的研究法」，其形態不外乎以下幾種：

- 一、辭賦通論：包括賦的名義、起源、流變、形式，和其他文體的比較等等。
- 二、時代風格研究：研究一個朝代的賦，如漢賦、六朝駢賦、唐代律賦、宋代散文賦等，而大多數專著仍以漢賦研究為主。
- 三、文學集團研究：如研究曹氏父子集團的賦作。
- 四、作家研究：如研究司馬相如、揚雄、張衡、庾信等人的辭賦。
- 五、作品研究：包括作品考證、賞析、新的詮釋等。

〔註7〕此處及以下所例舉之賦學書目詳細出版資料請參見本著作末「參考書目」中之「賦學書目」類。

〔註8〕賦學研究成果可參見簡宗梧教授主持之《近五年（1991～1995）中外賦學研究評述》及《近二十年（1971～1990）大陸地區賦學研究發展現況與評估》兩本國科會研究報告。此外，亦可參見本文最後「參考書目」甲、賦學書目中所列之各類書目。

這一類研究，姑且稱之為「傳統的賦學研究」，與之相對的是具有不同角度、不同視野，或採以新方法從事賦學研究者。傳統的賦學研究，由於多從時代、作家、作品入手進行考證、陳述、分析，雖然在作家或作品研究上也會進行一些相關作家或作品的比較工作，但多局限於名家或名作。時至今日，賦學領域中名家或名作的研究已累積了一定的成果，不免在新論題的開拓上遭遇到困境。此外，長期以來賦的研究多集中在漢賦上，唐以後的賦較受冷落，因此研究者轉換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是有必要的。例如謝妙青《韓愈辭賦研究·提要》便說道：

辭賦的研究多半局限於楚辭、漢賦及魏晉南北朝辭賦，對於唐及其以後的辭賦，則多略而不論。其實賦體發展至唐代，騷體賦、散體賦、駢賦、律賦、俗賦並存，可謂百體皆備，並非只有律賦而已。

尋找新的研究課題，避免落入前人窠臼，是每位研究者所努力以赴的目標。從近年來碩博士論文的研究論題大體上已可觀察出研究者這種有意求新的企圖，例如將作家研究的範圍擴大至韓愈、蘇軾等人；而在時代上，不再局限於唐以前〔註9〕。這都可說是將賦學研究的觸角向外延伸的良好現象。此外，還有一些論題是比較具有突破性的，以下僅就筆者個人的淺見，提出四種值得注意的賦學研究類型：

- 一、賦論研究：如游適宏《祝堯古賦辯體研究》〔註10〕、李翠瑛《六朝賦論研究》。
- 二、賦與他種文體間的滲透與影響研究：如賴貞蓉《魏晉詩歌「賦化」現象之研究》、崔末順《唐傳奇與辭賦關係之考察》。

〔註9〕將作家研究對象延伸至唐以後者，如：朴孝錫《蘇軾辭賦研究》（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0）、謝妙青《韓愈辭賦研究》（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5）又，將時代風格研究延伸至漢魏六朝以後的，如：馬寶蓮《唐律賦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3）、白承錫《初唐賦研究》，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4）。

〔註10〕以下例舉之學位論文，請參見「參考書目」中「賦學書目」之「學位論文」一類。

三、賦的體裁研究：如王學玲《漢代騷體賦研究》、陳姿蓉《漢代散體賦研究》。

四、賦體題材或主題研究：如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張秋麗《漢魏六朝紀行賦研究》、王欣慧《唐代訪古賦研究》等。

由於「在我國古代文學理論中，賦論比較貧乏」（許結〈漢賦研究得失探——兼論漢賦研究中幾個理論問題〉，頁143），相形之下，賦論的研究也比較欠缺，因而賦論的研究便具有開拓性。

其次，在研究視野上若能不局限於單一文體，而能關注到賦與其他文體間的影響、滲透，可以對文學史的問題有進一步的探索。傳統的文學研究，多從事文學外部的研究，諸如考證作者、時代背景等，而較忽略文學本身內在結構上的影響，如文體間的互相滲透影響。這一種跨文類的研究正可彌補此一不足。

此外，便是如許結所提出的「不必局限於個別作家與作品關係的闡釋而可以從漢賦的大系列中抽出子系列」（同上，頁146），如從形式體製上區分，便有散體賦、騷體賦；若以題材或主題分，則有詠物賦、紀行賦。

題材或主題的研究在詩歌中頗為常見，如季明華《南宋詠史詩研究》（臺北：文津，1997）、蕭翠霞《南宋四大家詠花詩研究》（臺北：文津，1994）。但這類研究在賦學上並不多見，如張秋麗在《漢魏六朝紀行賦研究·自序》中便直言：研究賦體的專著多為通論性質之作，而專題性的著作多為學位論文。……研究中以史論、作家之類居多，而以題材與賦論為核心的研究並不多見。（頁1）

其實賦是最善於寫物的文體，因賦本以「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見長，就寫物而言，賦體是最擅長的。李重華《貞一齋詩說》直言：「詠物一體，就題言之，則賦也。」（《清詩話》，頁930）此處說的雖是詩的寫法，但它隱含著文人早已視詠物一體為賦之所長的文體觀念。近人劉咸炘《文學述林》也指出：賦體的寫物特色自有其無可取代之處，他說：「蓋詩雖興而賦體自在也。鋪陳物色固有

宜賦，不宜詩者矣。」（轉引自《歷代賦論輯要》，頁125）再次說明了賦是最擅於用來鋪陳物色的文體。

《全漢賦》收錄漢賦二百九十三篇，其中「詠物賦凡六十九篇」（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頁12）又蕭湘鳳《魏晉賦研究》指出：魏晉之時，詠物賦的數量高達全部賦作的二分之一〔註11〕。而詠物賦不僅數量多，其評價也很高，如王立平說詠物賦：

不僅有「寫物體貌，蔚似雕畫」的美感，而且頗具「風規麗則，辭剪美稗」的教育功能。（〈假革區以致興，托禽族而言志——詠物小賦雜談〉，頁123）

他以《文心雕龍·詮賦篇》的用語來稱讚詠物賦。

事實上，賦的題材內容相當廣闊，清康熙年間陳元龍奉敕編撰《御定歷代賦彙》，在該書的〈進表〉中便說到賦的題材：

上稽乾度，籠星辰雨露於毫端；俯驗坤輿，聚都邑山川於紙上；大之兵農禮樂，動合王章；小之服食舟車，咸關日用。或興懷民事，開卷而如睹耕桑；或緬想儒宗，披文而恍談名理。蟲魚草木多識，乃格物之資；刀劍琴書游藝，亦怡神之助。以逮訪道游仙之作，談空記幻之篇，此望古而興思，彼懷人而憶事，憂樂互異，清艷各殊，無不竭學士之經營，殫詞人之藻績。

舉凡天象、歲時、地理……乃至於草木、鳥獸等等，賦所涵攝的題材幾乎無所不包，大至都邑、宮殿，小至茶几、屏風，乃至於日常生活中的筆、印……等都可以入賦，宋詩中不乏此類以日常事物為題材者，若由題材史之角度來看，則賦實為其鼻祖。馬積高《賦史》中就曾說道：

從文學對客觀生活的反映來看，我國古典文學作品中，有不少題材和主題都是首先在賦作中出現的。（頁11～12）

〔註11〕蕭湘鳳說：「觀魏晉七百餘篇的賦作中，即有三百五十餘篇是以詠一物為題材者，可見詠物賦已攬括了魏晉賦之半。」（《魏晉賦研究》，頁61）

以下並舉例說明：

如懷古寄慨，始于賈誼〈吊屈原賦〉；游覽始于王粲〈登樓賦〉；山水始于宋玉〈高唐賦〉和枚乘〈七發〉；紀行始于班彪〈北征賦〉；都邑始于班固〈兩都賦〉；宮殿始于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田園隱居始于張衡〈歸田賦〉；宮怨始于司馬相如〈長門賦〉……。這些都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傳統題材和主題，其中有的雖然在《詩經》中已有涉及，但僅屬片斷（如游覽、京邑），或用意頗晦（如宮怨），只有在賦作中才得到了完整和鮮明的表現，而成為後人在其他體裁中加以擴充和發展的基礎。（同上）

賦體對其他文體有很大的影響，如徐公持曾就兩漢魏晉時「詩的賦化」現象說明其主要表現為：

詩歌吸取了賦的「鋪張揚厲」、「品物畢圖」的藝術特長，用以強化詩歌的描寫能力。（〈詩的賦化與賦的詩化——兩漢魏晉詩賦關係之尋蹤〉，頁20）

其實「詩的賦化」不只是表現在描寫手法上而已，在此本文特別要指出的是賦對於其他文體在題材上的影響，前引馬積高《賦史》之說雖已指出這一點，但以下將再舉一些實例以說明賦體在題材上對其他文體產生的影響，而這也是本文之所以選擇賦體從事題材史研究的原因。首先，如王國瓊在探討中國山水詩的淵源時便指出：

真正為中國山水詩的描寫技巧作好準備工作的還是「漢賦」。儘管從《詩經》到《楚辭》，詩人的視野已從景物的個體逐漸擴展至山水風景的全貌，卻是在漢代賦家的筆下，自然山水形象的展露才開始逐漸成為創作的目的。這不僅是因為自然山水在漢代知識分子的出處進退的生活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還由於漢代賦家對自然山水的聲色狀貌已粗具一分美學意識。（《中國山水詩研究》，頁12）

這段話說明了山水詩的產生實建立於漢賦的山水描寫基礎之上。在山水詩方面如此，在其他題材的詩歌上也不例外，如李立信先生在〈論六朝詩的賦化〉中便指出：詠物詩及宮體詩也都是六朝詩歌「賦化」

的結果〔註12〕。賴貞蓉在《魏晉詩歌「賦化」現象之研究》的結論中也提出了同樣的看法，她說：

從魏晉藉景抒情詩到劉宋山水詩、齊梁詠物詩、宮體詩，雖然各時期詠歌的題材有所改變，但在表現技巧上則一致的繼承兩漢辭賦「鋪采摛文，體物寫志」、「寫物圖貌，蔚似雕畫」之特點，並加以逐步發揚，日益提昇詩歌語言的造型能力，形成六朝詩歌意象艷麗的特點。（頁325）

再如杜甫〈北征〉一詩，仇兆鰲在注中指出「班彪作〈北征賦〉，用以爲題。」（《杜詩詳注》，頁395）〈北征〉詩除了在題目上沿用班彪〈北征賦〉外，寫法上也受到〈北征賦〉的影響。馬積高《賦史》言：

杜甫的〈詠懷五百字〉、〈北征〉等詩，又顯然脫胎于班彪的〈北征〉和潘岳的〈西征〉，至其〈秋興〉八首，又何嘗不有〈哀江南賦〉的靈魂在？（頁12）

從以上所論種種，可知：由於賦作的題材廣闊，包羅萬象，以至於對其他文體具有一定的滲透作用。在賦的研究上，就題材而論，實有進一步探索之必要。若能以題材作爲主軸，貫串不同時代的賦作，像這樣跨時代的研究方式，超越以往局限於時代或作者的研究，也超越局限於名作的研究。賦學之中類似馬積高《賦史》一類的書，或專論一代之賦的專著不少，但以朝代爲經，往往在說明時都是提及最具代表性的經典之作，如言及漢代就不忘提司馬相如、揚雄的大賦，如言及南朝則必然談到〈雪賦〉、〈月賦〉、〈恨賦〉、〈別賦〉，但這樣的研究卻使得許多非名著的作品湮沒不聞。由於歷代作品浩如煙海，賦史撰作者必然只能例舉若干代表作品，因此勢必割捨掉許多材料。正因如此，本文認爲：即使目前已有貫串歷代的賦史專著（如馬積高《賦史》、許結、郭維森《中國辭賦發展史》），但就文

〔註12〕詳參李立信〈論六朝詩的賦化〉中論「內容題材上之賦化」一節。該文收入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主辦《第三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魏晉南北朝詩學》，頁1~26。

學史的觀照來看，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若能改從題材史的角度出發將有別於以往歷代賦史或斷代賦史的寫法。因為從題材史的角度出發，將可以看出這個題材在歷代文人的手裡有著怎樣不同的處理方式，寫法上有何變化？試觀文學史上的名作，其之所以成為名作，是因為它開拓了新的寫作典範及風格，但若是未能經過同一題材的比較參照，其間的優劣便無法具體地呈現出來。因此以題材史的角度來進行賦的研究將有新的斬獲。

第二節 本文研究的對象與方法

壹、研究對象

在眾多題材中之所以選擇禽鳥題材，其原因有二：

第一、禽鳥在中國文學中出現十分頻繁，而在萬物之中，禽鳥因其有生命，體型不大，易為人所玩賞，因此與人的距離較近。詩人「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正因寓目所及，觸景生情，因為禽鳥在生活中如此貼近的距離使得牠們容易成為文學家筆下描寫之物。而且文人不僅只於客觀地描寫禽鳥，更因著禽鳥與自身有著諸多相近似處，而容易以禽鳥作為自身的投射和比喻。雖然古代文學中描寫禽鳥的作品很多，但早期像《詩經》、《楚辭》之中對禽鳥的描寫都只是作為其篇章中的一部分，與通篇以描寫禽鳥為主的賦不同。在荀子〈賦篇〉和屈原〈橘頌〉後，便是由賦體承繼了大量的專詠一物之作。作為詠物題材之一的詠鳥賦，在魏晉時更高居詠動物（鳥獸蟲魚）賦之冠，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就說：

魏晉一百零七篇吟詠動物之賦篇中，詠鳥之賦高達六十一篇，超過詠動物賦篇之半矣。其於動物類之重要性實遠邁花於植物類之重要性也。（頁219）

如《文選》收錄許多賦篇，其中鳥獸一類，收錄鳥類賦四篇，獸類賦

僅一篇〔註13〕。而《歷代賦彙》各類賦篇數量最多的前五名如下：

名 次	類 別	篇 數	卷 數
1	地 理	三三四	一七
2	天 象	二八〇	九
3	鳥 獸	二三三	九
4	音 樂	一六一	六
5	治 道	一五八	六

《歷代賦彙》中鳥獸類的賦作數量僅次於地理及天象類；而鳥獸類的九卷中，鳥類占六卷，獸類占三卷，鳥類所佔分量幾為獸類之兩倍。而著名的賦篇如賈誼〈鵬鳥賦〉、禰衡〈鸚鵡賦〉、杜甫〈鵬賦〉等都是禽鳥賦作，無論從數量或質量上都可以看出禽鳥題材在賦體文學中的重要性是超過其他動植物的，而且其在賦體文學中具有悠久的寫作傳統。因此，研究賦之題材史自然不能錯過這麼重要的題材。

第二、在近代賦學研究史上，新出土的賦篇是極為珍貴的資料，因為它使得以往一些懸而未決的難題，至此都得到了強而有力的佐證。在新出土的賦篇中，最值得注意者，先是二十世紀初在敦煌遺書中發現的賦篇，其中包括〈燕子賦〉、〈韓朋賦〉、〈晏子賦〉等，這些賦篇的發現證明了唐代俗賦的存在。又，「1993年3月連雲港東海縣尹灣村發掘六座漢墓」〔註14〕其中有〈神鳥傳（賦）〉竹簡二十一枚。至此，更證明了俗賦的來源已久，早在漢代即已有之，非遲至唐代才出現。簡宗梧先生指出：

在漢代故事性的俳諧俗賦所在多有，而它與曹植〈鶴雀賦〉和敦煌俗賦〈燕子賦〉一樣，都是以飛禽為寓言故事的主角，可見這類賦源遠流長。（簡宗梧〈俗賦與講經變文關係之考察〉，收入《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57）

〔註13〕《文選》收錄鳥獸類賦篇有五，分別是賈誼〈鵬鳥賦〉、禰衡〈鸚鵡賦〉、張華〈鶴鶴賦〉、顏延之〈赭白馬賦〉、鮑照〈舞鶴賦〉。

〔註14〕見滕昭宗〈尹灣漢墓簡牘概述〉（《文物》，1996年第8期），頁32。